

关于19 世初在印度翻的圣及其者和底本：
拉沙的太福音本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cn 出版者: 公開日: 2020-01-2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10098/10818

关于 19 世纪初在印度翻译的汉译圣经及其译者和底本

— 拉沙的马太福音汉译本 —

永井崇弘*

内容提要

至今的研究，普遍认为有关汉译圣经的最早版本是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和马士曼 (Joshua Marshman, 1768-1837) 的译本。英国伦敦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宣教士马礼逊于 1810 年根据大英博物馆所藏的白日升 (Jean Basset, 1662-1707) 的汉译手稿，在中国完成了使徒行传的翻译。与此同期 (1810 年)，马士曼和拉沙在印度完成了马可福音的汉译本并以出版。但是，根据 T. H. Darlow & H. F. Moule 1963 的记载，拉沙在 1805 年已经单独翻译了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一部分，并在 1807 年完成了全部马太福音的翻译¹⁾。这些有关拉沙的翻译至今尚未被发现，有关其详细内容也都未知。

作者于伦敦调查之际，发现了这本拉沙的马太福音汉译本的手稿《嘉音遵囑咄菩薩之語》(1807)。拉沙的译本不同于马礼逊的译本，马礼逊是参照了白日升译本，但拉沙的译本是完全在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汉译本的状态下，独自探究翻译而成的。如何将代表西洋文化的圣经中词汇及语句汉语化，若要考察此过程，拉沙的译本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拉沙的译本在印度赛兰坡已于 1807 年 5 月 4 日之前完成²⁾。此后，通过大英浸信会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宣教士布坎南 (Claudius Buchanan, 1766-1815) 赠予了英格蘭教会坎特伯里大主教，并藏于大主教伦敦的宫邸兰柏宫内的图书馆 (Lambeth Palace Library)。本稿意在通过对拉沙本人、翻译背景及其翻译底本的考察，从而建立对拉沙译本的词汇及文体等各项内容具体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

拉沙、新教第一批汉译圣经、印度赛兰坡、底本

1. 汉译者拉沙与圣经汉译的背景

新教最早的汉译者拉沙的有关资料很少，不明之处颇多。拉沙 (Johannes Lassar) 本人并非宣教士，是一个亚美尼亚人基督徒，生于澳门一个富裕的家庭，自小熟悉中国话。亚美尼亚人的传统

*福井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系部門総合グローバル領域

是以世界贸易为业，依此，作为亚美尼亚人的拉沙出生于澳门也就不是特别之事了。后来，他离开生养他的澳门到了广东，他的汉语能力在那里又得到了磨练，也曾做过葡萄牙人的翻译，甚至以葡萄牙人翻译的身份前往北京的朝廷。但拉沙23岁时，倾心于商业贸易，24岁时去了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ta）进行红茶贸易，却因茶叶的价格暴跌遭受了巨大损失。此后又有一个从商贸业转行到汉语教师的机会。当时，加尔各答当地要办一所College of Fort William（威廉堡学院），欲以450英镑的年薪应聘拉沙，却又因办校规模缩小而取消了对他应聘的预定。然而就在此时，大英浸信会宣教士布坎南看到学院汉语教育课程无法成立，又痛感汉译圣经的非常之需要，因此决定把拉沙叫到位于距加尔各答北方20公里的赛兰坡（Serampore），请他来翻译圣经，并支付拉沙同等与学院中文教师的报酬，年薪450英镑，相当于月薪300卢比。于是拉沙在1804年9月翻译了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一部分，1807年完成了马太福音汉译本的手稿《嘉音遵囑嘑菩薩之語》，并于1808年印刷刊行。拉沙是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不只限于亚美尼亚语，汉语、葡萄牙语他都很精通，也晓得英语，所以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他除了参考亚美尼亚语译本以外，也有参照英文译本³⁾。

另外，拉沙不只是翻译圣经，他也教汉语。大英浸信会的宣教士马士曼也曾在1806年师从拉沙学习汉语。后来，1810年马士曼和拉沙一起，以格里斯巴赫（Griesbach）希腊语文本为基础校订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汉译。然后他们于1813年翻译了约翰福音和约翰的书信，并于1816年完成了新旧约圣经的汉译本。1822年，马士曼和拉沙一起完成了新旧约圣经的汉译本。

2. 拉沙之译本《嘉音遵囑嘑菩薩之語》

受雇于布坎南的拉沙于1807年完成的这本马太福音译本《嘉音遵囑嘑菩薩之語》，现今只在英国的兰柏宫图书馆发现有藏。书名应该是直接从英文钦定版翻译而来“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The Gospel”是“嘉音”、“According to”是“遵”、“Matthew”是“囑嘑”、“St.”是“菩薩”，这些词汇都一一对应，但是“嘉音遵囑嘑菩薩”作为汉语语句不完全，因此有必要加了后缀“之语”。

这本手稿是西式精装本，长29.5cm×宽19.5cm，全部是拉沙的手写而成⁴⁾。有章、节的区分，章是用“第~篇”来表示，节是用汉字的数字加圈来表示。整部手稿是以墨写而成，但其中个别之处也有修改之痕迹，它是先以铅笔在修改之处的旁边轻写，在以墨笔重写。字体的大小约小二号（20pt），每页是20字×6行，约120字。每页的序号用铅笔在右页的右上角标志，虽然是西式装本，但却用的是线装本的页码标志方式。

由拉沙翻译的《嘉音遵囑嘑菩薩之語》，后经布坎南之手被献于英格兰教会坎特伯里大主教⁵⁾，兰柏宫内的图书馆（Lambeth Palace Library）。布坎南是大英浸信会的宣教士，并非英国国教会的成员。由于教派的不同，有可能此版本的手稿也被赠与其他的组织。这本书稿的扉页之前，有赠寄者布坎南的手写寄语，如下。这一页的右上角有铅笔标记的罗马数字“i”的页码。

To

His Grace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For the Lambeth Library;
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Being the First Fruits
of
The Cristian Institution
In the East

—
Calcutta; May 4th 1807

C. Buchanan

正如“Being the First Fruits of The Cristian Institution In the East”的记载，1804年拉沙所完成汉译圣经只有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一部分，而1807年的《*嘉音遵囑嘍菩薩之語*》则是第一本*马太福音*全卷的汉译本。

3. 关于拉沙汉译的底本

如先前所述，基督徒的亚美尼亚人拉沙，很有可能是参考了亚美尼亚语圣经和英译版圣经来进行汉译圣经的翻译的。此时，拉沙也有可能采用了宣教士的圣经理解，所以本稿也将对照新约圣经的原文希腊语文本进行考察。此处首先对拉沙做汉译圣经时期所流行的希腊语文本、英译文本及亚美尼亚语文本进行考察。

3.1. 希腊语文本和英文文本

拉沙进行汉译圣经的19世纪初，广为使用的希腊语文本，能估计到的是曾在1611年作为英语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底本的公认文本（Textus Receptus）。公认文本是以1516年由伊斯拉谟（Desiderius Erasmus）的希腊语新约圣经文本为起始，英文钦定本的底本则是斯蒂芬纳斯（Robert Stephanus）第4版和伯撒（Theodore Beza）手写本、埃尔泽维尔（Elzevir）版的混合⁶⁾。还有一个可以考虑到的可能性，是格里斯巴赫校订的希腊语文本。这个文本也是马士曼和拉沙在1810年一起校对完成*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时所使用的文本⁷⁾。格里斯巴赫是德国的圣经学者，他将自己的研究结果融入了希腊语文本的校订之中，这就成了格里斯巴赫希腊语文本。这一文本的最早版本是1775-1777年在德国的哈雷（Halle）出版的版本。

故，本稿考察的对象集中在希腊语的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以及英文译本。并对拉沙也参考使用的亚美尼亚语译本试以叙述。

3.2. 古代亚美尼亚语译本

圣经被翻译成亚美尼亚语是在公元5世纪，由希腊语并一部分叙利亚语翻译而成。据说是梅斯罗普（Mesrop, 439年没）在萨哈库（Catholicos Sahak, 390-439）的帮助下从希腊语文本翻译而来的文本，并萨哈库从叙利亚语翻译过来文本混合而成。现存最老的版本是887年完成的四福音的手写本。到了17世纪，手写本已经不能供应人们的需要，于是1662年亚美尼亚的司教会议决定使用欧洲的印刷技术来出版刊行亚美尼亚语圣经。然后，他们向法国提出申请，但当时天主教会拒绝了这一请求，于是1666年由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刊行。之后1688年和1698年继续由阿姆斯特丹再次出版刊行，再后来也出版于威尼斯。本稿所使用的亚美尼亚语圣经是1820年在威尼斯出版的版本。

下文将对拉沙翻译马太福音时所参照的各底本：亚美尼亚译本，英文钦定本、希腊语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希腊语文本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明了其间各样的关系。

4. 拉沙译本的底本

新约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拉沙翻译马太福音的19世纪初期普遍使用的希腊语文本是公认文本和格里斯巴赫文本，因此本文先将这两个文本中与拉沙的马太福音不同之处抽出，进行考察。

4.1. 本稿所考察的经文

马太福音希腊文本的公认文本和格里斯巴赫文本的不同之处共有29节经文。如下：

4:18、5:27、6:13 - 14、6:18、7:14、8:5、8:29、8:31、8:32、9:13、9:35、10:23、12:35、13:46、14:22、14:25、15:8、16:8、16:20、18:35、19:17、20:22、20:23、20:26、21:30、25:13、26:60、27:35-36、28:20

本稿以这29节经文为对象，来考察对比希腊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并1820年版的亚美尼亚文本（此版本靠近1800年头拉沙翻译的马太福音汉译本）、以及英文钦定本。

4.2. 拉沙翻译的《嘉音遵嘴啾菩薩之語》的底本

拉沙的汉译文中与希腊文的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不同的这29节经文，再与亚美尼亚文本和英文钦定本的对应经文比较之后，总结出5种类型。如下：

- (1) 汉译文与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一致
- (2) 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译本、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一致
- (3) 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译本、格里斯巴赫文本一致
- (4) 汉译文与希腊语文本、英文钦定本、亚美尼亚语译本都不一致
- (5) 从汉译文无法辨别

接下来将此5种类型逐一举例考察。

4.2.1. 汉译文与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一致

拉沙的汉译文与希腊语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一致的地方，在这29节经文当中有15节，所占比例最多，达52%。这15节经文是5:27、8:5、8:31、8:32、9:13、10:23、13:46、14:22、15:8、16:8、19:17、21:30、25:13、26:60、28:20。

以下的例文中CA是古代亚美尼亚语、TR是希腊语公认文本、KJV是英文钦定本、GB是格里斯巴赫希腊语文本。下划线处为作者所添付。

太8:5

CA: Եւ ՚րոնեալ ՚ի կափարնաւում, սուտեալ առ նա Հարիրաւալես սի, աղաչէր զնա,

TR: Εἰσελθόντι δὲ τῷ Ἰησοῦ εἰς Καπερναοὺμ, προσῆλθεν αὐτῷ ἑκατόνταρχος παρακαλῶν αὐτὸν

KJV: And when Jesus was entered into Capernaum, there came unto him a centurion, beseeching him,

GB: Εἰσελθόντι δὲ αὐτῷ εἰς Καπερναοὺμ προσῆλθεν αὐτῷ ἑκατόνταρχος παρακαλῶν αὐτὸν,

噫嚙進啾啾唳喃之時百總于彼處來至哀求他

在这里拉沙的汉译文所翻译的“噫嚙”（耶稣），与公认文本的“Ἰησοῦ”和英文钦定本的“Jesus”是一致的，但在亚美尼亚译本中却是“սա”，格里斯巴赫文本中是“αὐτῷ”，即相当于“他”的代词。再举一例：

太28:20

CA: Ուսուցէք նց առՀել զամենայն որ ինչ առաւորիբեցի ձեզ. եւ աՀաւաւսիկ ես ը ձեզ ես զամենայն աւուրս, սինչեւ ՚ի կառարած աշխարՀի:

TR: διδάσκοντες αὐτοὺς τηρεῖν πάντα ὅσα ἐνετειλάμην ὑμῖν· καὶ ἰδοὺ, ἐγὼ μεθ' ὑμῶν εἰμι πάσας τὰς ἡμέρας ἕως τῆς συντελείας τοῦ αἰῶνος Ἀμήν

KJV: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hings whatsoever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lo, I am with you always, even un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men.

GB: διδάσκοντες αὐτοὺς τηρεῖν πάντα ὅσα ἐνετειλάμην ὑμῖν. καὶ ἰδοὺ, ἐγὼ μεθ' ὑμῶν εἰμι πάσας τὰς ἡμέρας ἕως τῆς συντελείας τοῦ αἰῶνος.

而誨等爲作等事所以我命爾也而觀我則與爾恒矣致世之終啞嚙

这里拉沙的译文中最后加上了“啞嚙”（阿门）一词，与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是一致的。但亚美尼亚语译本中对应的与“阿门”对应的词“սմէն”却没有，格里斯巴赫文本中对应的“Ἀμήν”（阿门）也没有。

KJV: But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Ye know not what ye ask. Are ye able to drink of the cup that I shall drink of, and to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 They say unto him, We are able.

GB: ἀποκριθεὶς δὲ ὁ Ἰησοῦς εἶπεν· Οὐκ οἶδατε, τί αἰτεῖσθε. δύνασθε πιεῖν τὸ ποτήριον, ὃ ἐγὼ μέλλω πίνειν; λέγουσιν αὐτῷ· Δυνάμεθα.

噫嚙荅曰爾不知爾等所問者我所飲之盃爾可飲否他等說于他我等可譬如爾可忍墜下我所以當忍者

这里拉沙的译文中，与公认文本和英文钦定本译文“καὶ τὸ βάπτισμα ὃ ἐγὼ βαπτίζομαι βαπτισθῆναι”和“and to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对应的汉译文没有。这个缺落与亚美尼亚语译本和格里斯巴赫文本是一样的。

这些拉沙的汉译文与亚美尼亚语译本、格里斯巴赫文本的一致，可以考虑到拉沙应该还是受到母语的影响，以亚美尼亚语译本为基础的。

4.2.4. 汉译文与希腊语文本、英文钦定本、亚美尼亚语译本都不一致

如上所看到的，拉沙的汉译文与希腊语公认文本、格里斯巴赫文本、英文钦定本、1820年版古代亚美尼亚语译本之间总是有数个重合或个别重合的一致之处，但有一处经文却是上述任何一个文本中都没有重合的，如下：

太 20:23

CA: * Ὡς γὰρ ἦν ἡ ἀριστερὴ ἡ δεξιὰ μου, καὶ τὸ βάπτισμα ὃ ἐγὼ βαπτίζομαι βαπτισθήσεσθε· ἡ δεξιὰ μου καὶ ἡ ἀριστερὴ μου οὐκ ἐστὶν ἐμὸν δοῦναι ἀλλ' οἷς ἠτοίμασται ὑπὸ τοῦ πατρὸς μου

TR: καὶ λέγει αὐτοῖς Τὸ μὲν ποτήριόν μου πίεσθε καὶ τὸ βάπτισμα ὃ ἐγὼ βαπτίζομαι βαπτισθήσεσθε· Τὸ δὲ καθίσει ἐκ δεξιῶν μου καὶ ἐξ εὐωνύμων μου οὐκ ἐστὶν ἐμὸν δοῦναι ἀλλ' οἷς ἠτοίμασται ὑπὸ τοῦ πατρὸς μου

KJV: And he saith unto them, Ye shall drink indeed of my cup, and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 but to sit on my right hand, and on my left, is not mine to give, but it shall be given to them for whom it is prepared of my Father.

GB: καὶ λέγει αὐτοῖς· Τὸ μὲν ποτήριόν μου πίεσθε· τὸ δὲ καθίσει ἐκ δεξιῶν μου καὶ ἐξ εὐωνύμων μου, οὐκ ἐστὶν ἐμὸν δοῦναι, ἀλλ' οἷς ἠτοίμασται ὑπὸ τοῦ πατρὸς μου.

他說于等爾輩果焉而必飲我盃之物而爾則當忍焉墜下者我所以忍耳第坐于我之右邊兼左邊此我則不能賜也我父做備惟他等也

这里亚美尼亚语译文的“καὶ τὸ βάπτισμα ὃ ἐγὼ βαπτίζομαι βαπτισθῆναι”，与公认文本的“καὶ τὸ

βάπτισμα ὃ ἐγὼ βαπτίζομαι βαπτισθήσεσθε”、英文钦定本的“and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译文是一致的，但格里斯巴赫的文本中，没有这一处对应的译文。此处经文的插文属于圣经文本校对的不确定部分，在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亚美尼亚语译本中出现的这段插语，在最新的希腊语文本NA28版也并没有出现。而且1881年的英文修订版里面也没有，它的底本威斯科特和霍尔特（Westcott & Hort）希腊文本里也没有这一处插文。

英译文本中，1384年的威克里夫译本（Wycliffe Bible）中虽然没有，但其后的1525-1535年廷代尔（Tyndale Bible）译本、1535年科弗代尔译本（Coverdale Bible）、1539年的大圣经（Great Bible）、1560年的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1568年的主教圣经（Bishops' Bible）中却都有此处，1611年的英文钦定版都受其上版本的影响。

亚美尼亚语版本这一部分的译文与1698年的版本相一致，因此1820年版的古代亚美尼亚语译本有关此处的经文大概是基于传统上而存在的。同时，能反映出古老文本的别西大（Peshitta）译本、英文钦定本和亚美尼亚语译本则都有“受浸”这部分内容的插文。

拉沙的译文中有的这句插文“而爾則當忍焉墜下者我所以忍耳”，与希腊语的公认文本、英文钦定本、以及亚美尼亚语的“要受我所受的洗”的意思也都不同。太20:23这节经文在后来拉沙与马士曼的共同翻译中，是“其謂伊等曰·爾固將飲如我飲之盃·而受如我受之蘸惟准坐于吾右手·吾左手我弗能賜·獨與伊等吾父所因而備之者。”（下划线为作者所填），插入了有关“受浸”的内容。

综合以上的考察，有关这个插入部分的译文，都没有发现与“受浸”以外有关的内容，拉沙译文究竟是基于何物做了如此的汉译不得而知。从拉沙的汉译文看来，很难想象这是有关“受浸”插文的误译，只能想他有可能是也参考了其他别的文本或译本。

4.2.5. 从汉译文无法辨别

这个是从拉沙的汉译文来看，无法辨别是基于何处而出的译文。29节经文中只有仅此一节。如下：

太7:14

CA: Φραιρη ωιδουι ε ηουινι ει ειη δαυιαυαρζεν ηρ ιουιη ι η ηταιυ, ει υαυιαιρ ει ηρ ρουαυειν ριυα:

TR: ὄτι στενή ἡ πύλη καὶ τεθλιμμένη ἡ ὁδὸς ἡ ἀπάγουσα εἰς τὴν ζωὴν, καὶ ὀλίγοι εἰσὶν οἱ εὐρίσκοντες αὐτήν

KJV: Because strait is the gate, and narrow is the way, which leadeth unto life, and few there be that find it.

GB: τί στενή ἡ πύλη καὶ τεθλιμμένη ἡ ὁδὸς ἡ ἀπάγουσα εἰς τὴν ζωὴν, καὶ ὀλίγοι εἰσὶν οἱ εὐρίσκοντες αὐτήν.

少者是門也而窄者是道也所以通于命也他等所得之者則鮮矣

这里亚美尼亚译文的“Թուփղ”与公认文本的“örti”、英钦定本的“Because”是一致的，与格里斯巴赫文本的“rti” (how) 不同。拉沙译文中等同于其的连词也没有看到，很难判断拉沙是基于什么来翻译的。

5. 结语

通过以上的考察，19世纪初期在印度所完成的新教最早汉译圣经单卷《嘉音遵囑咄菩薩之語》的汉译者拉沙，有关其本人的经历、如何开始汉译圣经工作的背景得以明确。拉沙是亚美尼亚人基督徒，出生于澳门一个富裕的家庭，自幼习得汉语，曾任葡萄牙人的汉语翻译。24岁时在加尔各答做红茶贸易，因茶叶价格暴跌而转行汉语教师。本打算赴职于新将成立的 College of Fort William (威廉堡学院)，但因办校规模缩小而被取消预定之职。之后，受雇于宣教士布坎南开始了圣经汉译工作。其圣经的汉译本马太福音《嘉音遵囑咄菩薩之語》的底本，是以英文钦定本及亚美尼亚语译本为主的。虽然拉沙的母语是亚美尼亚语，但以英文钦定本为基准的汉译文却发现有很多。另，有关太20:23的译文，希腊文本、英文钦定本、亚美尼亚语译本、别西大译本都没有与其对应内容。本稿尚未能明确拉沙是基于何种文本或译本作此插文的汉译，由此发现有不同于希腊语文本或亚美尼亚语译本的其他版本存在的可能性。很希望将此作为今后的课题。

虽然尚有积存下来的课题，但据本稿所考察的内容理出了拉沙《嘉音遵囑咄菩薩之語》未解之处之头绪。今后希望就有关拉沙汉译本的圣经用语、文体等做更进一步详细的研究，以期呈现这部最早汉译圣经的全貌。

本稿受助于JSPS科研費19K00570。

注释

- 1) 参考 T. H. Darlow & H. F. Moule 1963 的第 181-182 页。B.F.B.S. 的 1806 年报告书的第 77 页，推算出拉沙翻译的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一部分大致完成于 1805 年 3 月。
- 2) 此次前往英国调查时，发现在拉沙译本的首页白纸的地方，有布坎南手写的给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寄语。日期为 1807 年 5 月 4 日，所在地是加尔各答。Hugh Pearson 1817 的第 94 页中载有 1807 年 1 月 23 日布坎南所写的信，其中写道“I am happy to hear that the first Gospel in Chinese and Shanscrit is ready.”，所以推算拉沙译本的马太福音是在 1807 年 1 月中旬左右完成的。
- 3) 参考 1813. Claudius Buchanan.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Thomas T. Skillman. Lexington, K. 的第 141-144 页。
- 4) 这本寄赠给兰柏宫图书馆的马太福音书，是拉沙本人的手抄本。参考 1813 Claudius Buchanan.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Lexington, K. Thomas T. Skillman. 的第 13-16 页。
- 5) 当时英格兰教会的坎特伯里大主教 (Charles Manners-Sutton, 1755-1828)。在职期间是 1805-1828 年。兰柏宫图书馆于 1610 年，设立在英格兰教会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宫邸内。主要收藏 9 世纪以后英格兰教会及国教会的各种文书记录，以及基督教和教会有关的手写本及刊行本。
- 6) 参考 Bruce M. Metzger & Bart D. Ehrman 2005 的第 149-152 页。

7) 参考1835.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6*的第253页。

参考文献

- [1] Myles Coverdale 1535. *BIBLIA* (Coverdale Bible) (科弗代尔译本)
- [2] 1540. *The.holie.Bible.* (Great Bible) (大圣经)
- [3] 1568. *The.holie.Bible.* (Bishops' Bible) (主教圣经)
- [4] 1698. *ԱՍՏՈՒՎԾԱՇՈՒՆԸ ՆՈՐ ԿՏԱԿԱՐԱՆ (Astuatsashunz Nor Ktakaran, The Bible: The New Testament).* ՅԱՄՍԵԼՐՕՂԱՍԻ (阿姆斯特丹) ՅԱՄԻՏԵԱՌՆ. (古代亚美尼亚语译本)
- [5] 1805. *The College of Fort William in Bengal.* W. Bulmer and Co. Cleveland-Row. London.
- [6] 1810. *The Christian Observer Conducted by Members of the Established Church for the Year 1809, Vol.8.* Ellerton and Byworth. London.
- [7] 1813. *Reports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with Extracts of Correspondence, Vol.2 for 1811, 1812, 1813.* L. B. Seeley. London.
- [8] Claudius Buchanan 1813.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Thomas T. Skillman. Lexington, K.
- [9] Hugh Pearson 1817.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D. D., Late Vice-Provost of the College of Fort William in Bengal, 2nd Ed. 2Vols.* Th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Author. Oxford.
- [10] 1820. *ՆՈՐ ԿՏԱԿԱՐԱՆ ՏԵԱՌՆ ՄԵՐՈՅ ՅԻՍՒՍԻ ԶՐԻՍՏՈՍԻ (Nor Ktakaran tearn meroy Yisusi Kristosi, The New Testament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ՎԱՆՍ ՍՐԲՈՅՆ ՂԱԶԱՐՈՒ. (古代亚美尼亚语译本)
- [11] 1835.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6: p.253*
- [12] John Clark Marshman 1859.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I.*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London.
- [13] 1859. *H KAINÉ ΔΙΑΘΗΚΗ. Griesbach's Text, with the Various Readings of Mill and Scholz, Marginal References to Parallels, an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Revised and Corrected.* London Henry G. Bohn. London. (格里斯巴赫希腊语文本)
- [14] 1870. *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London. (英文钦定本)
- [15] American Committee of Revision 1881. *The New Testamnt of our Lord and Seviour Jesus Christ.* Th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英文修订本)
- [16] Brooke Fross Westcott & Fenton John Anthony Hort 1901.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London. (威斯科特和霍尔特希腊文本)
- [17] T. H. Darlow & H. F. Moule 1903.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Vol.2.* Kraus Reprint Cprporation (1963). NewYork.
- [18] E. Daniel Potts 1967. *British Baptist Missionaries in India 1793-1837, The history of Serampore and its Miss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19] Stephen Neill 1985.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1707-185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20] Vahé Baladouni, Margaret Makepeace 1998. *Armenian Merchants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Source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 [21] John Wycliffe & John Purvey (Terence P. Noble) 2001. *Wycliffe's New Testament.* Ward Printing Inc.. Vancouver. (威

- 克里夫译本)
- [22] Bruce M. Metzger & Michael D. Coogan 2001. *The Oxford Guide to Ideas & Issues of the Bi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23] The Aramaic Scriptures Research Society in Israel 2005. *The New Covenant Aramaic Peshitta Text with Hebrew Translation*. The Bible Society. Jerusalem. (别西大译本)
- [24] Bruce M. Metzger & Bart D. Ehrman 2005.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4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Oxford.
- [25] 2007. *The Geneva Bible: Edition A Facsimile of the 1560 Edition*.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Massachusetts. (日内瓦圣经)
- [26] William Tyndale 2008. *The New Testament 1526 Edition*.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Massachusetts. (廷代尔译本)
- [27] Janet M. Magiera 2009. *Aramaic Peshitta New Testament Vertical Interlinear Vol.1*. Light of the Word Ministry Publications. San Diego. (别西大译本)
- [28] Institute for New Testament Textual Research Münster/Westphalia under the direction of Holger Strutwolf 2012. *Nestle-Aland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Stuttgart. (Nestle-Aland 28: NA28版)
- [29] *H KAINH ΔΙΑΘΗΚΗ* (The New Testament, The Greek Text Underlying The English Authorized Version of 1611). The 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 (希腊语公认文本)
- [30] Lassar 1807. 《嘉音遵囑唵菩薩之語》
- [31] Marshman & Lassar 1822. 《聖經》